

闲话安庆

“密码簿”中的安庆史

章宪法

地方历史资料普遍稀缺,即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也不例外。这座曾经的安徽省城,究竟什么时间成为安徽省会,安庆府与旧时属县存在怎样的关联,学界至今仍各抒己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旧地图提要》,犹如破解地方历史的一本“密码簿”。

哈佛大学是海外汉学研究重镇,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与中国相关的纸质古旧地图,收录有1218条信息,见有“行政区划图”“军事战争图”“城市地图”“河道海岸图”“地形图”“交通邮政图”“其他专题图”等。其古旧地图收藏亦可谓琳琅满目,未见今人重新整理,也未收入中国方志舆图。广西师大出版社所出新书,其“新”也恰恰就在这里。

《康熙内府分省分府图》亦为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此为康熙年间中国内地分省分府图,未包括边疆地区。此图原为蒋廷锡于康熙年间奉敕编制,后图板失传。光绪年间,夏孙桐于广肆间寻获此图,计8册231图,经折装,图幅28.3cm×34.5cm。全图有《山海舆地全图》和内地总图各一幅,其后一省一图、一府一图,《安庆府图》收录其中。

清代的“直隶”为京城所在,“盛京”则是这一王朝的龙兴之地。“江南”排序“直隶”“盛京”之后,可见这一经济、人文大省在全国的地位。江南省计有《江南全省图》《江宁府图》《苏州府图》《松江府图》《常州府图》《镇江府图》《徐州图》《扬州府图》《安庆府图》《徽州府图》《宁国府图》《池州府图》《太平府图》《庐州府图》《凤阳府图》《广德州图》《淮安府图》《滁州图》《和州图》。这一图册排序,也基本决定了江南省即将析分为江苏、安徽两省的格局。而安庆在其后新置的安徽省

中,无疑处于首府地位。

安庆当代的诸多文化话题,都与这幅《安庆府图》有关。安庆成为安徽省会的时间,当代《安庆地区志》《安庆市志》等都将其表述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但这一说法备受质疑。就文献记载看,顺治十八年(1661),安庆府隶江南左布政使司(治江宁);康熙六年(1667),江南左布政使司改为安徽布政使司,通俗意义上的“安徽省”正式出现(寄治江宁);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省治由江宁移驻安庆。康熙年间的《安庆府图》,安庆城未作出特殊标记。

黄梅戏是安庆的地方戏,黄梅戏的起源问题,近年亦颇为热门。从《安庆府图》看,康熙年间的安庆府四至分别为无为州、东流县、黄梅县和舒城县。明代的无为州曾直隶州归属庐州府(今合肥);清代隶属庐州府;民国期间曾属安庆道;新中国成立后曾属巢湖市,2011年划归芜湖市。明清时期的东流县属池州府;1952年东流县改属安庆,1959年东流县、至德县合并为东至县仍属安庆;1988年池州建置恢复,东至县复归池州。时代变迁中,未见变更的就是黄梅、舒城。

历史上的安庆,最大变化的在于东部。《安庆府图》上,东部仅标有枞阳与汤家沟二镇。这一区域,实为今枞阳县境。枞阳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座古城,时为皖江两岸最大的城邑。枞阳县建置最迟见于西汉,唐代更名为桐城县。南宋末年,划桐城县地建新安庆府城。在皖江的地区,枞阳城上位于安庆城,成为安庆城的重要拱卫重镇。在旧时安庆城的五座城门中,“枞阳门”是安庆城唯一一座以地命名的城门。2016年,枞阳县由安庆改属铜陵。

一幅古地图,一本密码簿。

儿女情长

紫薇花开

朱腊梅



小满(版画)

刘晓宇

那年夏天,母亲到县城来,看到街道两边一树树红的、白的、粉的紫薇花开得正艳,像一团团粉色的云,就留了个心,秋天再上街时就捋了些紫薇花的种子。来年春天,母亲就把这些种子播了下去。

母亲是个粗性子的人,以前也未种过花。我不知道她种下这些紫薇的种子是缘于那一眼的惊艳还是存了卖紫薇苗创收的心,总之,她做这些事时也没有告诉家里人。不过,家里的土地多。除了种瓜种豆种菜种果,劈一块出来种种梦也算不上是奢侈。

有一年夏天我回娘家,在小镇下车,抬头望向村庄的方向。几里外,村庄前的山上,一大片花儿开得像粉红色的烟霞,映红了那片山坡。我问母亲,前面山上谁家种的什么花,怎么开得这么美这么壮观。母亲有些得意地说:“那是我栽的紫薇花树,前几年我去县城里摘的种子。”

我问母亲这些紫薇花树打算一直栽山上还是要卖掉,母亲说当然是要卖掉啦,这么多花树可不是留着看的。

第二年,苗木商就把所有的紫薇花树都买走了。父亲把剩下的几十棵瘦苗一部分分给了左邻右舍,留了十来棵栽到了自家的院子里。此后每年的夏天,我都能在父母亲家和村里人家的院子里看到紫薇花开。

那些个夏天的暮色里,我们把竹凉床搬到院子里,一家人围一起吃晚饭,父亲还会喝上两杯。小鸡们在脚边啄食,老猫从凉床下钻来钻去,我们边吃边说着话。紫薇花就在我们身边开至荼靡,像一片轻烟薄霞笼罩着我们。

一年又一年,花开复又落,花落复又开。2011年的春天,一直有些微咳的父亲突然咳得严重了,其间还咳了两次血。平时他微咳时,我们也说要去县医院看看,他总说去县医院看过了,没事。这一次小弟强行带他去了上海一家胸科医院,结果是肺癌晚期,小弟当场崩溃,打电话给我们时泣不成声。

从此,父亲就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说是漫长,前后其实也只有

一年之久,漫长的只是他身上的痛苦和我们精神上的痛苦。住在杭州的大弟弟,每个月接送父亲去杭州邵逸夫医院化疗一次。为了父亲路途上能舒服一些,大弟又专门买了辆空间大的商务车。那一年,我们一家人都奔波在父亲的求医路上。可一切的努力都太迟,次年夏天,杭州的主治医生通知我们父亲已经无治,要求我们带父亲回家。

我至今忘不了父亲当时绝望的眼神,也忘不了在杭州医院埋颈部穿刺针时他痛苦的叫声。

从杭州医院回家后,父亲已经骨瘦如柴。比起儿女的不舍,做了一辈子夫妻的母亲更是不能接受,她执意又将父亲送进了县医院,她想尽可能地多留父亲一天。那天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不能说话被大女婿抱在怀里的父亲,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着墙边正在盛开的紫薇花,示意女婿抱他过去。父亲颤抖的手轻轻地触摸那些花朵,两行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那是父亲最后一次看到他亲手种植的紫薇花。几天后,父亲终是撒手人寰,在医院回家的路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父亲是个遗腹子,幼年又失母,一生命运多舛。成年后的父亲长得又瘦又小,和母亲成家后生了我们姐弟四个。儿女多,田地多,生活的重担像座山压在父亲单薄的肩膀上。可父亲一生乐观向上,聪明好学,宽睦乡邻。从没上过学的他却成了附近三个村子人家做红白喜事时的管账先生,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人品和能力。父亲生病后,乡邻们都到家里来探望他;他在县城住院时,几个村子里的人家几乎都去看了他。

2012年农历六月初十,父亲仙逝的日子,正是酷暑,日头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而我却是跌进了寒冬。出殡的前一夜,法事做到凌晨结束,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去歇息了,几天几夜未合眼的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一个人静静地靠在父亲的棺木旁。天一亮,父亲就要走了,我想跟他说说话,想陪他最后一程。巨大的悲伤淹没着我,直到天亮,整个人才回过一点点的神来,发现不过几步远的几棵紫薇树上,花正在清寂的晨风中灿然开放,我复又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是啊,父亲亲手种植的紫薇此刻就在身旁缤纷地开放,触手可及,可是种花的人却再也看不到花了。

早餐后,送行的锣鼓敲了起来,凄切的唢呐声飘荡在村庄的上空。爆竹声声,哭声阵阵,我家院子里的紫薇花也落了一地……

逝者追忆

又是一年枇杷熟

邓玲玲

每到这个季节,我总会想起我的小脚外婆,想起外婆门前的那棵枇杷树。

那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叶子深绿,结的果子硕大。外公在靠近树根的地方垒了一个土台。小时候的我从土台上很轻易地就能爬上枇杷树,喜欢恶作剧般地藏在叶间,看外公外婆急切地呼唤着我的小名,到处找我。

外婆家的枇杷个大,色泽金黄,甜润可口。每到枇杷成熟的时候,外婆自己舍不得吃,总把最大最甜的摘下来,挪着她那裹过的粽子般的小脚,送给外孙外孙

女们。然后左邻右舍,东家送一瓢,西家送一瓢,多余的就挎着竹篮到街头卖,换几个油盐钱。

我从小到大,在街头看到一字排开的卖枇杷的老人家,总喜欢多看两眼,因为偶尔会意外惊喜地看见我的外婆。

如今外婆已故去多年,卖枇杷的队伍中我看得再怎么仔细,也找不到我的小脚外婆了。如今的枇杷再怎么吃,也吃不出外婆家枇杷的味道了。

奶奶(一直习惯了叫您奶奶),每当枇杷上市的时候,我总是试图去寻找您的身影。尽管您离开已经二十二年了,可是像《寻梦环游记》里说的一样:无论您走了多久,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您,那就是您以另一种方式和我们同在。我深信,您一直守在我的身边。

奶奶,我多么想回到小时候与您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时光。

奶奶,希望您在那边快乐幸福,护佑您的后人。

